三才廣志

五行

素問五常政大倫

黃帝問曰大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 敷而和氣物以主榮 火曰升明 火氣高明 土曰備化 廣被化氣皆於群品 金曰審平 金氣清平郡定 審 水曰靜順 水體清靜順於物也 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 陽和之氣委屈而少用也 火曰伏明 明曜之氣屈伏不伸 土曰卑監 土雖卑少猶監萬物之生化也 金曰從革 從順革易監成萬物 水曰涸流 水少故流注乾枯 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 宣化生氣萬物以榮 火曰赫曦 盛明也 土曰敦阜 敦厚也阜高也土餘故高而厚 金曰堅成 氣爽風勁堅成庶物 水曰流衍 衍洋衍也溢也

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堅其數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色赤其養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脈其數七

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脩其氣平
其性順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
其候溽蒸其令濕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
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長夏其蟲倮其畜
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膚
其數五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
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斂其數金其政
勁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熱其主鼻
其穀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
色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
其數九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

其氣明性下其用沃行其化凝堅其類水其政
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其藏腎其畏濕其主二陰
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
其色黑其養骨髓其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
其數六故生而勿殺長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害
藏而勿抑是謂平氣委和之紀是謂勝生生氣不政
化氣迺楊長氣自平收令迺早涼雨時降風雲並
與草木晚榮蒼乾凋落物委而實膚肉內充其氣
斂其用聚其緛戾拘緩其發驚駭其藏肝其果棗
李其實核穀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
犬鷄其蟲毛介其主霧露淒滄其聲角商其病

搖動注恐從金化也少角與判商同上角與正角同
上商與正商同其病之發癰腫瘡瘍其甘虫邪傷肝
也上宮與正宮同蕭飋肅殺則炎赫沸騰眚於三所
謂復也其主飛蠹蛆雉迺為雷霆伏明之紀是謂勝
長長氣不宣藏氣反布收氣自政化令迺衡寒清
數舉暑令迺衡寒清數舉暑令迺薄成化物生生
而不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虫早藏其
氣鬱其用暴其動彰伏變易其發痛其藏心其果
栗桃其實絡濡其穀豆稻其味苦鹹其色玄丹其
其畜馬彘其虫羽鱗其主水雪霜寒其声徵羽其
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邪

傷心也凝慘凓冽則暴雨霖霪眚於七其主驟注雷霆震驚沉黔淫雨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雨迺衍收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粃也其氣散其用靜定其動瘍涌分潰癰腫其發濡滯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主飄怒振發其聲宮角其病留滿否塞從木化也少宮與少角同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則蒼乾散落其眚四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迺用生政迺辱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迺後生氣迺揚長化合德火政迺宣庶類

以蓄其氣揚其用燥切其動鏗禁瞀厥其發欬喘其
厥肺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
白丹其畜鷄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爍其声商徵
其病嚔欬鼽衄從火化也少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
商同上角與正角同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
雹眚於九其主鱗伏彘鼠歲氣早至迺生大寒涸流
之紀是謂反陽藏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虫
不藏土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
用滲泄其動堅止其發燥槁其藏腎其果棗杏其
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鹹其色黅玄其畜彘牛
其虫鱗倮其主埃鬱昏翳其声羽宮其病痿厥堅

下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其病癃悶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眚於一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發生之紀是謂啓敕（敷乙陳字）土踈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乃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掉眩巔疾其德鳴靡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其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

氣大至草木凋零邪乃傷肝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鳴顯其動炎灼妄擾其得暄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虫羽鱗其物脉濡其病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上徵而收氣後也暴烈其政藏氣乃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煙埃朦鬱見於厚土大雨時濕氣乃用燥政乃辟其化圓其氣豐其

政靜具令周備其動濡積并稸其得柔潤重淖其變
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
黅玄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其
藏脾腎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大
風迅至邪傷脾也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
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
洽不終其化成其氣削其政肅其令銳切其動暴折
瘍疰其德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零其穀稻黍其畜
雞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
經手太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殼絡其病
喘喝胸憑仰息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恭

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勝肺也流衍之紀是謂封藏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雰其變水雪霜雹其穀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棗其色黑丹黅其味鹹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心腎心其虫鱗倮其物濡滿其病脹上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

論五行生死順逆

五行相生相尅其理昭然十干十二支五運六氣歲月日時皆自此立更相為用在天則為氣寒暑燥濕風在地則成刑金木水火土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此造化生成之大紀也原其妙用可謂無窮矣木主於東應春木之為言觸也冐也陽氣觸動冐地而生也水流趨東以生木也木上發而覆下乃自然之質也

火主於南應夏火之為言化也燬也陽在上陰在下燬然盛而變化萬物也鑚木作火木所生也然火無正體體木為出以應物盡而復乃自然之理也

金主於西應秋金之為言禁也陰氣始禁正萬物而

氣投沙挾金土所生也於土而引於土乃自然之形也

水主於北應東水之爲言潤也陰氣濡潤任養萬物也水西而東金所生也水流曲折順下而達乃自然之性也

土主於中央兼位西南應於長夏土之爲言吐也含吐萬物將生者出將死者歸爲萬物家故長於夏木火所生也土或勝水水乃及一自然之義也其相尅者子皆能其母復讎也木尅土土之子金尅木木之子火及尅金金之子水多尅火火之子土反尅水水之子木反尅土也互能相生乃其始也互能相尅

乃其終也皆出乎天之性也強可攻也土得木而達實可勝虛水得土而絶陰可消陽火得水而滅烈可敵則金得火而缺堅可制柔木得金而伐故五者流行而更轉順則相生逆則相尅如是則各各為用以成其道而已

論生成數

天高寥廓六氣回旋以成其四時地厚幽深五行生化以成於萬物可謂無窮而莫測者也聖人立法以推步者盖不能逃其數觀其立數之因亦皆出乎自然故載於經典同而不異推以達其機窮以通其變皆不離於數內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者成有所也水北方子之位也子者陽生之初一陽數也故水曰一火南方午之位也午者陰生之初二陰數也故火曰二木居東方東陽也三者奇之數亦陽也故木曰三金居西方西陰也四者偶之數亦陰者故金曰四土應西南長夏五者奇之數亦陽也故土曰五由是論之則數以陰陽而配者也若故其深義則水生於天地未分萬物未成之初莫不先見於水故靈樞經曰太一者水尊號先地之母後萬物之源以今驗之則草木子實未就人虫胎卵胎脈皆水也豈不以水爲一及其水之聚而形質化莫不備陰陽之氣在中而後成故物之小而味苦者火之兆也物熟則

一甘土之味也甘極則歹淡淡水也然人稟父母陰陽

生成之化故先生二腎左腎屬水又腎屬火火曰

命門則火之因水而後見故火曰次二盖章水于實

大小雖異其中皆有两以相合者與人腎同亦陰陽

之兆是以萬物非陰陽合体則不能生化旣陰陽合

体則然後有春生而秋成故次三曰木次四曰金盖

水有所屬火有所藏木有所發金有所别莫不皆因

土而後成五也故次五曰土木居於東金居於西火

居於南水居於北土居於夾而寄位四維應令四季

在人四支故金木水火皆待土而後成兼其土數五

以成之則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常以五之生數不

可至十者土不待十以成是生成之數皆五以合之則大衍之數由是以立則萬物豈能逃其數哉三陰三陽正化者從本生數對化者從標成數五運之紀則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各取其數之生成多少以占政令氣化勝復之述作盖明諸用也

論五音建運

五音五行之音聲也土曰宫金曰商木曰角火曰徵水曰羽在陽年則曰太在陰年曰少晉書曰角觸也象諸氣觸動而生其位丁壬歲也

徵止也言物盛則止其戊癸歲也

商強也謂金性之堅強其位乙庚歲也

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總育而舒生其位丙辛歲也宮中也中和之道無住而不理又總堂室奥作而謂之宮所圍不一盖土亦以通貫於金木水火王於四季榮於四藏皆總之之意也其位甲已歲也故五運從十干起甲爲土也土生金故乙次之金生水故丙次之如此五行相生而轉甲爲陽乙爲陰亦相間而數如環之無端詳其五音五運之由莫不上下相召小大相乘同歸于治而已是故因刻以成日因日以成月因月以成歲遞相因以制用雖大十五占天望氣定位之始見黅天之氣横於甲已爲土運数天之氣横於乙庚爲金運玄天之氣横於丙辛爲水運蒼天之氣横

於丁天之氣橫於戊癸為火運則莫不有從焉若以月建之法論之則立運之因又可見也何者丙者火之陽建於甲己歲之首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故甲己為土運戊者土之陽建於乙庚歲之首正月建戊寅土生金故乙庚為金運庚者金之陰建於丙辛歲之首正月建庚寅庚金生水故丙辛為水運甲者木之陽建於戊癸歲之首正月得甲寅木生火故戊癸為火運壬者水之陽建於丁壬歲之首正月得壬寅壬水生木故丁壬為木運是五運皆生於正月建干豈非日月歲時相因而制用哉

古今事實

更生 五行｜｜終始相生出[illegible]註

爲本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也出記

母子相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曰義母生｜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出淮南子

情氣所總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用於人也出漢志詳見五行之變

三辰生壯 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也｜｜皆木也火｜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出淮南子

五行勝負

木大熱而水威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金伐之水流而上遏之惟造化者物莫能勝也出淮南子

定名五正

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子曰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出家語協之

五音相協

五行則角為木商為金徵為火羽為水宮為土出前歷歷志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出中庸注

五神所生

五體微着

萬物之本有生於无着生於微五行先後亦以微着為次丨行之丨水最丨為一火漸丨為二木行實為三金体固為四土質大為五出洪範疏

五事合

臣天惟五行從人性丨丨以五紀五行天人丨矣貌澤水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出洪範注

六府餘

｜｜水火金木土穀｜｜注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木克火火克金
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補以補不足六者无不下夫
穀本在五行之類以其為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出大禹謨注

五性感動

通書性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而善惡分
萬事出谷合五休徵首

五行之變

礼記礼運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

中原而弗敝也

使各安其居不勞敝之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是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合男女頒爵心當年德

謂媒氏令男叁十而娶女二拾而嫁司土稽上任進

退其爵禄

用民必順

不奪農時

故無水旱昆虫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

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器車河出馬圖鳳

凰麒麟皆在郊椰龜龍在宮治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

俯而窺也

器謂君銀甕丹甑也椒聚草也䟫接札緯斗威儀云

其致太平山車垂鉤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
治而自圓曲也銀甕丹甑援神契云
則是無故非有它是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礼以達義体言以達順
故此順之實也
漢五行志易曰天垂像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
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
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
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
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
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
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叙箕子陰言曰我聞在昔鯀

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

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
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
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
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別向歆傳載眭
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
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後漢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
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
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晉五行志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寳其真自天佑之吉無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使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己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殷道絶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

後景武之學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傳通詳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當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旋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

災眚之誠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劉宋五行志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佑違道陷神聽之辜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体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成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

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余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亂終皆顯應闕而又不序史体將勵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虫之孽劉歆以為毛虫視之不明有羸虫之孽劉歆以為羽虫按月令夏虫羽秋虫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旧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隨五行志易以八卦

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皇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歆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駁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伍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籃之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

而闘隋則鵲巢鴟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樽稽崇信巫史重增懲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鷂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遂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為殃釁一則以為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略也

唐五行志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

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地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声發於文章為五色而揔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数術之士與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牵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灵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米剛柔亦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变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盖王者之

育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氣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

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李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迂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迂就其

說也然自汁以來未有非之者有其祥眚禍痾之說
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
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
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
五石六鷁之類是以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
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
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
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
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
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爲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
可以傳也故考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

災異而削其事應云

宋五行志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体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為体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由漢以来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

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学雖非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已推水之及歐陽脩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眚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麦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爲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傅會而欺愚眾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彖曰震來虩虩恐至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脩省乎昔禹致群臣於會稽昔龍貢舟而執玉

帝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
夏桑穀共生于朝雉升鼎耳而雊而大戊武丁復脩
成湯之政務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爲徐偃
得朱弓矢宋潛有雀生鸇二国以覇亦以之亡大槩
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勝之則凶可爲
吉無得以當之則吉乃爲凶故得足勝妖則妖不足
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爲妖妖不自作人
實興之哉今因先後史氏所紀休咎之徵彙而輯之作
五行志五十六

廣志卷之五十六

元五行志人與天地參爲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

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而人之生也全付畀有之具爲五性着爲五事又着爲五德脩之則吉不脩則凶吉則致福爲不吉則致極爲徵之於天吉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身爲神人之主而心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皷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脩六府自身而推之於國莫不有政爲其後箕子因之以衍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汗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故以來承爲五行

志又不攷永向之論着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
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
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
主極後世君不見極臣不加省顧乃執其類而永之
感失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過也天
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脩省者上也
因變而克自脩省者次之災變既形脩之而莫知所
以脩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變並至
敗亡隨之訖莫脩省者形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右存
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漢方太祖西征角端見
于東印度為之語之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正

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耶豈得晉屬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豈能晉中生一衣一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說入甚於三尺矣臣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春秋之衆皆是不孜其其實也臣安謂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圯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

三十六大小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鸜鵒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而已哉以春秋視後世不為亂世也何哉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其所以感和氣而彈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柰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一一質之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況凶吉有不由於災祥者求之五石六鷁可以為異也而內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屈於管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

隨地走入灶兒二則大蛇狀土御筆三則烏來入室

興燕鬭兒入灶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左之

妖烏與燕鬭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爲異而無

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興之言則

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

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以爲通論

歐陽氏五代史王建世家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

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

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也世所謂王者之嘉瑞

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王成敗

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當

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嫚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向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氏忧命夔作樂樂声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尽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

涉地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眾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獲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也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言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首用適有宜逆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以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

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要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為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履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况嘗巧之使能僞造乎花卉

可以雜梳增其態羽可以條刷變其色雖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狀之則四面而至矣漢章帝時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夫二人位冠群臣乃為諂嬌之背蒙蔽之行以侈逆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求之道乎

馬端臨曰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居某災證合某應如醫師之脉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太牽強而拘泥老泉

之論足以正其牽强之失夾際之論足以破其拘泥之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而以爲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而至於過正矣是謂天變不異也如蘇論之正大云

又曰古今言祥瑞者詳於礼運而歷代史氏所述祥瑞因爲祥者啟陽公胡氏致堂之論證詞偉足以祛千之然有無其證而有其應者又有反常爲妖而謬以古之惑破謟子之謬故備著之

○廣志卷之五十七

本不曲直五十七

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戒日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礼也出入不節

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謂賦役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民時李說是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珮玉之度師古曰玉珮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右徵角而左宮羽進則俛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蠙音步千切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銜鈴為施於鑣上動皆有声以舒疾之節也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礼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礼飲食謂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湎音彌善反妄內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復敗如淳曰揉輪不曲矯不直也及木為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為人形是也是為木不曲直乃有木異華

孽華異穀異野穀竹木芝草朱草

木異見地道木類

華孽見地道木類

草異見地道草類

穀異野穀見地道穀類

米竹見地道竹類

芝草朱草見地道芝類

火不炎上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氏而治師古曰鄉讀曰嚮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悊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

故堯舜率群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佞高以下遠四佞而於諸埜師古曰佞即四凶也遠離也埜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載孔子之言也浸潤言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旧章師古曰循也由從也用也敬重功勲殊別適庶師古曰適讀曰嫡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師古曰篤厚也或燿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讀曰焰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乃有火災火異俱見天道頰

稼不成五十八

○廣志卷之五十八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

猶不成說曰土中失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若不得禮之中而失于奢則不如儉故禹卑宮室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謂勤於治水然所惡洪洫也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邦此聖人之所以招教化也師古曰昭明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乃有崴凶地震山崩地陷地移地長川竭地生異物五十九

○廣志卷之五十九

嵗山見天道類

地震見地道類

山崩見地道類

地陷見地道類

地移見地道類

地長見地道類

川竭見地道類

地生異物見地道類

金不從革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

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準擊秋分

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師出征伐執持其鉞以誅其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櫜韜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韜藏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之兌卦彖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讀曰悅金得其性也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師古曰睢應音平季反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乃有金異玉石之異俱見金類玉類石類

水不潤下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

水北方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安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來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食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乃有水災水異醴泉

水災見地道水災類

○廣志卷之五十九

天道類

曆

要語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頤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

陰陽之大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遷改也革之象曰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程頤曰水火相息為

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

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

明跡之至着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天地合

其序矣

朱子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又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的意思君子覩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歐陽脩曰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脩者亦莫如曆

大傳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胡一桂曰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授人時

朱子曰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

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週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子曰朞猶周也歲有十二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朱子曰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璣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
轉運也衡横也謂横簫也以玉爲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
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
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設位首察璣衡以齊七
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孔頴達曰五十爲天之經紀也
蔡沈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
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
步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人不天不成歲

月日時星辰天之所謂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爲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一盈一虧以爲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日者也一晝一夜以爲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爲曆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所以授時覩其文以察变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端以四時爲

柄以日星爲紀之位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之
數該於易矣貴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曆明時立紀之義
易備之矣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協
用五則豈可忽哉
吳澂曰歲自冬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
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
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
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帀也以
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
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
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宿疾徐立數

推散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曆數之紀

周禮馮相氏十有二歲二月十月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

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夏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也

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日攝提格卯日單閼辰曰執徐

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甲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

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左行於地凡曆

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為

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曆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

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日降婁酉日

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爲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日之位東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房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房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辯其序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於降婁而爲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而爲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日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爲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爲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做乎此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

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con於冬夏致月con於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交正矣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玄曰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方慤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

莫不存心書故以命太史日循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以死生

者也星者日所舍人者星所次宿言宿於此难言难於彼日

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数不可忒忒則司天者之過矣

吳澂曰宿謂所居难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辰何星之第

幾度推筭不可差忒毋命失其所躔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

謂不变當依初始以求筭之法而不改变也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後生生民之道

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氣政時也何以為民杜預曰四時漸差

則置閏以正之順時食事事不失時則年豊

昭公七年晋平公曰何謂六物伯瑕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

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

何謂辰對曰日月之謂是謂辰故以配日

孔穎達曰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巡曰載一歲莫不
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月曰歲取歲星行一歲也年取年穀
一熟是言歲即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
也月從子之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
從子至亥也配日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月以十干配之非一
所也

曆法

立元

黃帝調曆辛卯　顓帝乙卯　虞丙午　夏丙寅

殷甲寅　周丁巳　魯庚子　太初丁丑

三統庚申　四分庚申　景初壬辰　以上十二

歷立元各不同必始以甲子

正朔之通曆自此曆始以甲子爲上元　祖冲之大

明曆自此曆始立論以爲作曆上元必當以甲子　曹氏

鳶符天歷此立始不立上元而以通出唐顯宗五

年庚申起

起數

古之七曆皆以一十九歲為一章有七閏積章月二
百三十五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十之一是名分月
一月凡二十九日九日四拾分四百九十九
太初歷始变古法以八十一為日法以一千五百三
十九為統法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
百八十五
一月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其一歲餘則增四分法多六千一百五十六分日之

一故積六十一百五十六年則得多四分之法之一日

然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宋漢四分歷即古曆耳　乾象曆始減斗分以

在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亦猶以十九

歲為一章

大明歷始破章法　不復以十九歲為一章乃三百

九十一歲為一章有一百四十四

閏積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雖斗分章法盡变

古法併日法度法兩者並立則猶無異於古也

日法者約朔周之法

度法者約歲周之法

麟德甲子元曆至此曆始併日法度法爲一而立揔

法

揔去一千三百四十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

十八一月二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十一

施用久近

黄帝至周凡二千四百一十四年而曆正七改（黄帝　顓帝）

虞夏（殷周　魯）

漢四百年而曆始改（初用顓帝　武帝　用太　初章帝　明四分）

景初一曆自曹魏明帝始盡魏涉兩晉至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改凡用二百八十

元嘉曆用於宋齊至梁凡六十五年

大明曆用梁終梁訖陳凡八十年

唐始終二百九十餘年而曆九改 唐志有云八改及改志中乃

凡九改 戊寅元 麟德甲子元 脫元大衍

至德宝應五紀 建中 正元

元和觀象 長慶宣明 景福崇玄

宋朝方二百六十餘年而曆數十餘改

應天 乾天 儀天 崇天 明天

奉天 觀天 占天 紀元 統元

乾道 淳熙 會天 統天

大抵古曆用之久後世之曆改之頻

用襲三統襲太初　四分襲古曆

一黄初景初俱襲乾象一張賓儀何承天法張胄玄曆切劉焯術戊寅元曆补術張胄玄稍以劉孝孫術參之麟德曆因劉焯皇極法增損所宜定應五紀曆用麟德元紀爲大術舊術建中元正曆以後三四曆皆因大術舊術調元曆用符天法立元用宣明法推氣朔用崇元法推五星

創改

乾象始創月行遲疾法　黄初始課日蝕

景初始有交蝕起虧術　元嘉改斗分爲定分

大明始又改定分　爲虛分始立歲差法

馬顯丙寅元曆　始推交蝕究小餘

張冑玄始立五星　入氣加減法始立日

應食不食術　皇極始有推黃道月術大衍始

立步中朔術　始以九服遠近推乾漏交會創

立歲星差合術　崇玄始立象減相乘法以

求黃道月道　欽天始變五星法令遲疾留行

舒亟有漸

精密

太初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清臺課校　太初第一

乾象方於前法轉為精密鄭玄徐岳並解釋之自

黃初以後改作曆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

餘月行疾徐以求朓朒洪術爲後代推步之
師表大明曆本宋祖沖之所作宋不及用至
梁武帝天監中沖之子祖暅上其父術詔與元
嘉曆參校起八年
十一月乾九年七月沖之曆皆密元嘉曆皆踈
張胄玄曆與古不同者三超古獨異者七皇極曆術
士或稱其妙　麟德曆當時以爲密　大
衍曆校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
合
囙南宮說陳玄景等言其九執術詔李麟等較靈臺
候簿大衍術十得七八麟得

總三四九抗一二焉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三者十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矣

宣明曆自大衍曆後法治蘭易合望密近元能出其右者

自譽

楊偉作景初曆上表云雖使研桑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姜岌作紀三甲子元曆其晷云圖說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今治新曆上可以改合於春秋不可以

取驗於今世此法乃可千歲用之豈三百年曆改憲
者乎
馬顯作丙寅元曆上表云謹案史曾籍及諸家
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
積時最為精密
劉焯作皇極曆自言於皇太子言曰其循記注自許
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日之心
則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
今古符元經濟稽於庶類信而有徵
王朴作欽天曆云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
圭箭以候氣審朏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

反以推步考黃道之雅正卜天象之升降而交食有

焉

陳斗

顓帝用漢初用之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三統

厝方於四分六千餘年輒益一日何承天以為歆幾

乎不知而妄言者杜預考之今立以驗春秋知三

統之蔽跡

四分厝施用至魏日蝕率常在晦

乾象法魏太史令許攸云劉洪月術用以來旦四十

餘年以後竟失辰有奇

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失

景初曆晉改名大史而用之其推五星尤疎闊晉元帝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之

姜岌云殷曆斗分粗故不可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粗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宋何承天云景初二至三日五時

元嘉曆既施用祖冲之上表云日月所在覺差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伏見至差四旬

梁時與祖冲之參校元嘉曆疎

張賓曆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如冬至日守常五度星不向元等事丙寅元曆劉焯以為日躔莫卞緩急月离妄為兩種月道交會去極晷滿立

術之跡不可紀極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戊寅元曆施行至武德三年正月望二月八日朔當蝕比不効

麟德曆施行至開元九年曾署日蝕比不効至德曆施行至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亡之一至德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不與天合

五紀曆施行時至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在觀象曆測驗不合

宣明曆施行至昭宗時數亦漸差

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

合而復用

四分西漢初用顓帝曆即四分法武帝改太初東漢章帝復用四分

崇玄唐昭宗時始用崇玄至石晉高祖始用調元行之歲差不可用而後用崇玄

曆參用

東漢用四分後以劉洪月行術參之

西晉用太始至東晉元帝以乾象五星法參之

唐高宗用麟德曆以瞿曇羅經緯曆參之

曆家爭辨

太初西漢既用太初二十七年至元鳳三年大史令張壽王執古調曆與之爭詔課清臺太初曆第一壽王課比下有司劾壽王所執乃設曆非調曆又壽王改易黃帝以來帝王世代克以下吏自太初曆

初起至元嘉六年而非天監定

傳定

太初本於六

三統說易春秋

四分之元在圖讖

通曆以上元為開闢之始天保用圖讖三十五數太衍依於易

假借

天保因北齊文宣受禪遂假托圖讖以為握命元包言齊受祿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來三十五以起數

張賓曆 隨文帝作輔於周張賓偏知其欲受禪之意欲得進用而主此曆

張冑元曆 表之言日行上道盈朒各殊張冑元依附之

乙巳元曆 因唐中宗以乙巳年反正遂以乙巳為元

閏餘

易曰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西

漢志曰黃帝攷定星曆正閏餘自三苗亂德重黎之官廢而閏餘乖次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記玉藻天子元端聽朔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春秋傳曰文公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

閏也

筭閏法

切求之二十八宿循天而正行一日一夜一周天周
天之外更行一度記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日一日行一度則是一歲一周天也周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凡二十七日而周天一匝更行十九度半餘
遂於日與之會以所次之辰故傳曰日月相會謂之辰周
天之度各分為九百分則歲之變凡有三十三萬一千
七百分一日九百分一年而餘小盡六日得五千四
百分又計五百四分度之四九百四千七百分并
之而為一萬一千七百分以當十一日半弱兩歲

則餘二萬三千四百分以當二十二日半小弱三歲則餘二萬四千六百分當以三十四日小強所以曆家於三年置一閏用以歸受此三年之餘分也然三年一閏故用二十九日約周天之餘度二萬六千一百分耳尚更剩前二年中八千五百分通後第四年所餘一萬一千七百分而二萬零二百分以當二十三日半小弱五年則三萬一千九百分以當二十四日半強改五歲再閏也此三十四日猶有餘分又積歸後年置閏若前年且閏之月大餘則後閏大餘分也姚說周禮者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凡十二月除月之小者而計其餘積三十二月而適得一月之數故

三年而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閏十三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七年而七閏

大衍歸奇以象閏說

大衍之數五十說曰天一地二合而爲五位每位各衍爲十故曰大衍

其用曰有九說曰虛其以一象太極

分而爲二以象兩說曰兩者天地也

掛一以象三說曰掛者以著歸小指閒三者人也人與天地爲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說曰揲者數也四時春夏秋冬

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說曰

也所奇方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說曰

奇者四時之餘也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扐指間也先揲左以其奇歸於中指無名指之間一扐次揲右以其奇歸于中指食指間扐也五歲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歸左之奇於扐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在歸其象五歲再閏後掛者再掛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爲一焉第二變再分再掛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而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古註（係辭皆韓康伯註惟此章之註其首云王弼曰用時當紀）

王弼曰演天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之道非數而數以之成則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無明

久固於有於有敛常於
有物之極而又明其所由之宗也竒說於四揲之餘
不足復揲也分而為二旣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在
扐而後掛凡閏者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立歲桂閏者
二啟(畧)巻凡也
易曰天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歸其於扐以象
閏五歲在閏故再扐而後掛前志曰元始有象一也
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或五体以
五成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排其一餘四十九所當用
也故蓍以為數曰象兩兩之又又象三三之又以象
四四之又歸竒象閏十九歳者門分满十九前為閏也

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如日
法得一則一月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至五位乘會
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為周至是乘
月法呂其一乘章月是為為中三分閏法為周至
室乘月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
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法也

閏惟正時

尚書正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
一度則一朞三百五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六曆諸
與周髀皆至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月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月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全之十三日者當以大率據歷而計之其寔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二十一月則三百九日其七月四九二分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可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為二百三十五分少餘肖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弱者以四者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二分其小月雖無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

百一十三則寘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月爲九百四
十分减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
五日并三日六十日外之五日爲一百其餘九百四十分
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寘餘今十九年二十日得
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一百一
十三日法九百四十餘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
百六十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
月二十九日爲二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
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
以二百三日三日以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
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君以閏無

三年差二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由定歲何由可成

至朔同日朔

按太初厯元自十一月夜半甲子朔日冬至以牽牛之星居於子爲日月初躔之紀積而至於七閏是爲一章目一章既至却與紀之初復以十一月朔旦冬至是謂至朔同日然其分刻又不能無差故但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是以班固作厯至述孝武造漢太初厯晦朔弦望皆密且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爲淵蓋亦其紀元章會無差故也

積餘分置閏說

按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葢以周天之度推之此特人事參攷上天故以二十八宿分其度及星辰次舍循還一位乃知上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外只四分度之一只此四分度之一有乃差一歲尅出六日爲剩又一歲抽出六月小故得六日湊尅出六日遂一歲合得十二日積三年已得三十六日即置一閏又積至二年後得二十四日湊前閏所剩六日又得三十日足於是再閏所謂三年一閏五歲再閏職此之由也閏既成則春夏秋冬四時成而定矣故曰閏以定四時成歲

閏月斗指兩戍閒說

閏月斗指兩成閏古今之所常驗大槩以閏月無中氣

亦非常所可比而斗之居中央臨四方分陰陽建四

時均五行而節度定諸紀在廷國斉史又皆係於斗

者的以斗之所指未嘗有差故也是以月令取昏旦

之中星所以王獨又又以月建之辰為取信者不無

誚也

先天後之差

暦數微眇如今下滿一般漏嘗稍涉則又後天稍潤

則是先天未乎未午而午

當運乎天下當為所運

故嘗謂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

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
爲天之所運則踈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
此虛寬之大數雖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
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无定自無差也

古今曆法踈密之差

古今曆法踈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
密而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
一而古今曆法踈密不同故尔看来都只是不曾
推得定只是移来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
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惟得天運只是旋將曆行不及
則添過則减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

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曆代曆法踈密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帝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大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推月大小之法

問曆法何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何如前日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古人有一定之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趂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過分毫毫釐絲忽皆爲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斯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三代而下造曆紛紛莫有定議精愈密而愈見差終不得古人定之法也

康節曆法密

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康節曆十二九千六百分

大故啟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亦自是易了它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曆家筭數之法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正也

曆法先論大虛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二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位度如虛度之歲分

歲月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天度歲日之差

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在斗昏中壁

而中星古今不同者盖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一

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

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

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俱差者是也

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

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

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隨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爲近之書說

曆法不容不變

曆之名始於黄帝曆之數定於容成天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以累實於黄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失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驗之以象者以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者凡幾而造曆者尤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黄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

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国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曆差之可証者也斗分未易弦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二度則言斗分者謂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光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然曆取更曆之義故世代更曆群言不厭其紛諸家不人其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語聖人何以特取於革哉嘗因是而為之說曰革之為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革卦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

朔空餘分以爲閏

堯典曰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

氣盈朔虛之日

天道左旋日月亦只左旋但天行健一日一夜而周常差過一度日月違天而退日是一日退一度月退十三度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餘了五日四分度之一又除小月計六日所以置閏所餘六日爲氣盈所小六日爲朔虛

廣志卷之六十三

曆法

曆久必差必須根革乃善

自劉歆作三統曆推易以合春秋然後知作曆不可無所本自杜預序長曆以為天運必有差而後知用曆之不可有所拘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至黃帝至魯凡七

家其用於漢初推顓帝曆是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弊變而通而久固有所待耶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曆非不精也然可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皇初姑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大明皇明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為五紀為正元唐觀象為崇元又何其紛紛耶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

漢太初曆以求上元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推之千歲以前以為曆始至唐士蔿始變其術至五代司天監馬重績造符天曆乃不復推占冬至上元甲子而以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自後曆每易差不可傳之則又變之過也

作曆當以儒者

漢之曆大率百年而一變唐之曆大率四十年而一變近年以來作曆委之星翁曆家専政故大率二十年而一變由今而欲考新立之異同驗交蝕之得失蓋亦委之儒者乎至宋朝司天有監太史有局官以儒臣提舉之今日能舉行其制則推五星聚奎必有

如實公嚴書之漢儀自爲必有如蘇公頌

者

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

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豊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大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法又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筭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

百一十七年范華以四千伍百六十爲元與此不同大初術閏歲之月德詳之也三紀大備

之息

三統上元十四方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大中始則劉造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千年晉王朔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姜岌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筭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筭一行曆本議積筭至千萬億歲天數往所以知來也考古所以驗今也積筭之多於以見審率之詳推步之審焉耳至三皇五帝之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統之數推之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

年爲開闢之始張衡劉焯一行又以數百万億爲積
筭豈開闢之上復有開闢邪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
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
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也又按灵帝時馮先言
賊盜之起由曆元不正蔡邕力辨其非以爲咎不在
此范曄作東漢志亦曰曆之興廢以疎密果因不在
乎元二乎之論或以爲曆又正元或以爲曆不主於
元何者爲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
年爲曆始　高祖以戊寅歲甲子月登極而歲朔遅疾交
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筭五代晉
高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曆[illegible]

寔十四載爲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揆此

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考驗无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万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周復不同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自文帝後元三

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止太初元年凡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於再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邪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為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夫十九年得一章四章蔀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為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為蔀所謂十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為有五十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也按班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至於乾封七年復得閼逢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註

日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覌此言則中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

日度歲差

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日差一度則冬至日在虚危而夏至火已過中與日永星火之說不合矣梁武帝據虞廣曆百八十余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日中與日短星昴之說不合矣王孝通謂歲差若至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年冬至日不在斗建而在東井不應寒暑易其位也故李淳風謂古曆冬至皆起建星今則建星正在斗十三四度旨不遺春秋謂黃帝仲春乙

卯日在奎至今三十余而春分亦在奎覌諸家之言
並不取歲家之說而一行皆非之故其立論曰古曆
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度於氣節其法似
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
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
為太过乃倍其半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
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覌一行之言歲差之法
以劉焯皇極曆為主　所以併非諸家之
說也夫一行所謂為天天度者赤道分天之中也
所謂歲為歲者黃道日之所行也自漢而下張平
子作渾天儀象所以立為皇赤道也歆以日度追

天度也荀日不然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乃赤道天度以正歲之日計之則止行三百六十五度而已天之度有常數而不渝日之度常積餘分而置閏二者不周安得謂之无歲差哉比太初曆謂冬至日在牽牛初賈逵謂在斗十八度晋武帝太始三年冬至日在斗十六度晋用魏景初曆宋用元嘉何承天曆其冬至皆在斗二十一度所以不能無進退之差也日度歲差一於進則春夏秋冬易其位一於退則其所差亦然其進退疾徐又於中節之氣正閏之月或加或損或進或郤惟巧曆者於此見之尒雖然古者推曆候日必驗昏中之星驗之之時有

淺深遲速之異或推而進之或引而退之也日度之
度何以爲定論哉一行之言又曰漢世課昏明中星
爲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近於得密以水
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擁而漏有遲疾臣等頻
夜候中星而前後之相差或至三度大畧冬至之日
遠不過斗四度近不出十度乃追諸家曆論日度所
在或是或非而謂開元四年冬至日在斗十度覩一
行之言无所不用其情矣特其所謂昏明中星爲術
已淺而夜半中星漏壺不常又差三度其開元所定
冬至斗分日度又果无一毫之差乎天餘分之法有
日之余月之余歲之餘積餘分而成閏月自七閏

而爲一章猶可許也積也閏之餘而爲蔀則何以哉
推一蔀之閏而爲紀可也積三紀之餘分而爲元則
何以哉是以天度歲度不能無差立差以追其變亦
止約其大要尔一行取劉焯皇極立差之法凡七十
五年而退一度其說是矣至於度之所差或進或卻
復歸於中使其進入一行能萬年積筭之中其曆一
億萬年不改可也何至屢更而屢變一年之頃斗轉
星回二十八宿有同旋磨凡曰日在斗幾度云者驗
之有頃刻之異則所差有尋丈之間一行亦安能積
萬年之筭哉一行之言曰乾度虛盈與時消詭告於
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日則聖人且猶不質非

籌筭之所能及也斯言其例嘗

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觽

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

三度也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

觜觽一度輿鬼三度各減於一度耳至於黃道之度

則南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

較之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為二十四度井

減三度為三十度大畧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

道之度混而為一班志之所紀者也是東漢以後始

封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范志一行之

所紀者也黃道度多赤道度少元行與日月不同也

一行日度議曰古暦日有常度天周爲歲故患其度

於氣節虞喜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焉

覩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爲歲東漢以來始

有黄赤道之異天既有黄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

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虚宿武帝太初元年

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差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

度隋甲辰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

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至牽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

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无退或常退而

无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故歲差之説固當以

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減并度之不一

與黃赤二道之不齊也

孟春日度所在不同

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三統日在危十六度元嘉曆日在危三度月令孟春昏參中三統曆昏畢中元嘉曆昏昴中時策答云宋張綱 月令秦書也孟春日在營室至演百有餘年故日進在危十六度也自漢太初至宋元嘉四百年故日進在危三度日舍既遷則昏中之星亦從而改日在危十六度則昏畢中自在危三度則昏昴中矣日在營室則昏參中矣若從此說則五百餘年日度有進而無退昏中之星亦有進而无退[illegible]秦以迄今千有餘歲則二十八舍四時易[illegible]

知日度歲差固不无之時其所差在于進

退贏縮之間也又豈曆之法所據昏中之宿

或在宿初或在宿中或在宿有故其余亦次第

不同也所據昏中之宿宿有中初末之異而日之

在亦有不亦而已

大餘小餘

大史公曆書曰大餘日也小餘月也故之曆書與諸

史曆志大餘未有盈六十之數則知其為甲子之日

也日不盈甲子之數則為大餘也故大餘日也書志

凡日小餘少則七八多則數百或有志於十餘者何

也太矣公所謂小者月豈以積年所餘之月而計之

耶豈以一年之中月周天所餘之度積分而計之耶
凡一年之中又日天餘五十小餘六百又曰大餘十
三小餘二十九此等類所以重言之者又何意也豈
未合朔未置則所餘計若干多已合朔已置閏則所
計若干少耶按東漢志宗訢議曰百七十歲小餘六
十三自然之數也天一章計十九年九章計百七十
年也九七閏九章六十三閏百十七年中有三十三
閏月此正與太史公小餘者為之說又按班周志張
壽王言太初曆虧四分月之三去小餘一百五分以
故陰陽不調又按劉焯等術七日九日不全為餘
一行大術等法白九分為小餘則知小餘謂之

餘分亦可也大抵諸曆法太餘則以一甲子之日計之其小餘或爲月或爲分皆以一月之中所餘之日之分積筭之耳又先法紀法日紀所主之數不同故小餘說亦不可也其太史公重言大餘之數者此乃太初曆法而他曆皆不然故不容旁引曲說也

閏法

置閏之法積十九年所餘之日而已七閏大畧已見日度所餘之說矣謂斗柄兩辰之間其說易明所謂閏無中氣者二十四氣十二爲中節一月無其中節則爲常月其節氣或在月中其氣或在月晦朔之間是爲無中氣則爲閏也尚書正議曰無閏即三年

差一月以正月爲二月也九月差三月以春爲夏也
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也此斗分不同
商曆以四分一爲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
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
四十五爲斗分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四百五十五爲
斗分疎密不同法數各異姜岌曰殷曆斗分粗故不施
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通於古景初雖在粗細之中
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夫劉洪蔡邕之作象乾曆以
四分曆斗分大多故也於是更爲新率而降殺焉是
後韓翊作黄初曆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
而姜岌猶言乾象斗分之細何也嘗觀梁武帝天監

中祖暅奏曰先臣在晉中之仰尋黄帝至今十二代
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一黒當代用之冬至一法
是知曆不同則斗分不得不異也用他權度而較他
人之物其輕重長彼是不各矣夫古人注意於斗分
疎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
一歳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曆起於此
也甄輝度及魯力南方有狼虎而无東井北方有建
星而无南斗者二十八宿周天之度惟斗井二宿其
度最多故月令昏旦建指以為的而正昏明也後
世作曆書者又於斗分而加詳焉亦此意耳
東井南斗度加減不同

赤道天度也黄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履端歸
於所以重閏課曆得失必考諸閏也
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歳為蔀首
此乃班志術劉歆曆譜也孟康注云當以閏盡歳為
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歳即以此為蔀首也按左傳文
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杜預注云於曆法閏左僖公
末年誤以今年三月置閏左氏所以譏其不能履端
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中也意者僖公末年閏餘猶
未盡歸終而即置閏於文公之元年與劉歆所謂以
閏餘之一歳為蔀首是也然晋志所載後秦姜岌曆
法謂班志以魯曆不正故以閏餘之二歳為蔀首檢

春秋置曆不與此蔀相符也皮又曰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正元乃三統曆何緣施於春秋皮之言亦甚正時未知為蔀首之說是非果如何耶

平朔正朔不同

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吉凶之文氣有郊迎之故孔子命曆以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赴二日也（初二日也）谷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即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蝕日食于朔則朔日食於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二日

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尉之小數而不能定其晦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經于天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谷之說皆非矣則劉孝孫以甲子年曆推筭其食也俱在朔日則是春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劆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相离何患乎頻小也唐志傅人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日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合雖定而蔀元紀有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通祖孝孫主傅仁均更相出入无有定議一行日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
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
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
之不正必日日不食朔月不蝕望必以定朔爲正而已王孝
通所謂蔀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
益進退之也先以傳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遂更成法也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草
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

此周語單子之言也按星圖角東方宿也八月日月所
會之辰天根底星本亦氐也駟方星也房星一名天
駟也火心星也八月九月十月之間日月會于角氐房星

之次故為雨畢水涸霜降戒寒之候也所謂見者非見於南方也乃以日月所會言之是見於東方也日月常合朔于東方於合朔之時角氐房心之宿隨天左旋一晝夜而周遍與日月會于合朔之所故日月在角日在氐日在房也

日躔

一行既有日度議後有日躔議度與躔豈有異哉蓋日有度月有道言其天數也日躔有盈縮緩急日离有進退先後言其所經所曆處也合而言之則皆於日月所行之所而見之也一行日劉焯立盈縮躔衰術李淳風因之更名曰躔差凡陰陽往來馴積而

變日冬至其行最急而漸遲夏至其行漸舒舒而
漸急急極而寒舒極而煖得其中則雨暘之氣也夫
一行所謂日躔有舒急之異者何也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冬至夏時夜之所占度多日之所占度少
則日短迪故日其行急也夏至之時夜之所占度
少日之所占度多則日舒長故云其行最舒也
春秋二分日夜停適故云其行及中也所謂
躔裹躔差者或自息而漸舒或自舒而漸急
或在乎舒急之中也以氣後之景測之而求其
盈縮之所加則可知也一行日以二十四氣晷景
考躔盈縮而遲加于時蓋謂此也觀乎此則日度日

躔似同而異矣

冬至日景有長短

日景長短其地不同一行詳之詳也地苟不易則至晷景長短者有常景或無常則合朔曆差而已一行中氣比年景候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其晷漏晷又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景徐不同者勾股使然也一行於是立四術反覆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爲中以合九服之變又按宋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景知冬至已差三日耳後則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凡冬至之日常與景長知日符合然則冬至之景極長短夏至之景

極短地茍不易曆茍不差斯无異同之變矣

黄帝合而死名察歛

此武帝改曆之詔也應詔曰言黄帝曆得此名孟康曰黄帝作曆終而復始故曰不死如名春夏爲法秋冬爲曆灼引蔡邕天文志曰名察欽發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黄帝與神合契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即史記曰名察宿度之謂也當以蔡邕臣瓚之言爲是

晦朔弦望章蔀紀元

東漢至日日月謂之合朔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日月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月及日光盡体

伏謂之晦天一晝夜而運過星從天而西違天而東

日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月周于天四時

備成攝提迁次青龍移辰謂之歲、首至也朔也至

朔同日謂之章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

之紀歲朔又復朔之元

紀

太史公以一千五百年為紀東漢志以二十蔀為紀

計一千五百二十年也西漢志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為

統、即紀也其數不同何也大史公言小變中變之網

也東漢志以章蔀實數推去則加多太史公二十年也

班志除出閏月亦以年紀之則又加多東漢志十九年大畧

則同耳其晉志姜岌以元法為演紀法唐一行以元法為演記法是又當以元法推之與此不可同日語也其劉洪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楊偉以一千八百四十三為紀法之類各以上元之數不同故紀法亦有多寡之謂也

元

太史公以千五百年為紀而大備是以四千五百年為元也東漢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又以章蔀紀實數推之則加多太史公六十年也前漢志以四千六百十七年為元者除出閏月亦以年計之則又加多東漢至五十七年前歲又曰元歲之閏陰陽災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為陽九百六

也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皆災歲也

除五十七年為災歲其紀四千五百六十年正與東漢志一元之數同此太史公班固范曄論元法之正者其有變其法而求上元如劉歆三統自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晉王朔之元法九萬七千年之類皆積算以起曆耳非三統大併之正數也

日法

班志統母日法八十一分者黃鍾六律長九寸八十一分為一日之法此林鍾太蔟三統損益之數所自生故日統母也一日為八十一分是一度為八十一分也東漢志日法四分晉志劉洪乾象曆日法四年五十七楊

偉景初曆日法四千五百九十九凡此等類皆隨意立法以增減之耳太抵日法數多則為日度之密也率日法數少則為日度之約率也一行更日法為通法其歸一揆也

月法

班志曰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數並日朔八十一分也如日法而得日者三分日法而得其一是得二十七分也月行正二十七日已周天其餘者為月餘此一月之日數也之於前漢月法則三千三百九十二庚戌寅曆月法則三十八為四千有奇意者各自一法以推之如日法之不濟也

班固志會數四十七者范岌云日月八百九十三歲凡四十七會分盡此之謂班云又云五十五為朔望之會以四十乘五十五之數得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實計一千五百三十九也統與東漢統法同九復而復元復元復得元法也即歲朔又復謂之元之說也范志有蔀會元會晉志有會通會朔大抵皆以冬至日月所會之次求之耳

周志

班志周志五十七三閏法得周至者閏法十九年為章也三箇十九則五十七年也五十七年一甲子將周也

周天

范志宗斯議云元法定而後定日法日法定而後定
周天則知周天以日法而定之也班志周天五十六
千二十六百餘范志周天十四百六十一晋志劉洪
乾象曆周天二十一萬五千有奇乾𠫤三紀曆周天
八十九萬五千有奇唐志一行更名周天日乾實是
當計其元法之多寡而求其日法斗分之不同可也

月周

班志日月周二百五十四八章月加閏法得月周者
閏法十九年爲章也日一年一周天十九年十九周也
月二十七日強一周天十九年二百五十四周也復會于
端是爲月周也東漢志月十一十六乾𠫤曆月周三萬三千

七百有竒或以章歲計之或以紀歲計之或以蔀徒歲計之也

通法

諸法並有通法立數不同李淳風麟德曆有揔法一行曆有通法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皆又曰以日法為通法其更變又不同矣

策餘

策餘者乾坤二篇一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班志筭日月五星之會而復於太極上元一陰一陽各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体之數其餘者為策餘也班志一元凡餘八十一行大衍法揔歲終決

分謂之策餘亦此意也一行又云乾坤之策爲日度之準故策餘十有二中所盈也歲分曰策實起策曰三元月策曰四象候策月天中卦策地中一行揲著以起曆故其策尤詳也

小周大周

天三木地四金以三乘四則四三十二年是爲歲星小周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以小周十二年之數乘坤之策二百四十四則是十二个一百四十四也十二个一百四十四則共成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是歲星大周之數也故前漢志云五乘相勝以生小周以小周乘乾坤之策而爲大周正此謂也金克木故以木三而乘金

四是爲四三十二而得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之數謂之小周以小周乘坤而得大周之年數也熒惑四十六歲小周乘乾象則萬三千八百二十歲五大周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爲三十是爲鎮星小周乘坤策則爲四千三百二十是爲鎮星歲數金火相乘爲八又以火乘之爲十六而小復小使乘乾策爲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太白歲數水星六十四年小復坤策九千二百十六歲大周皆周五行相勝則相乘也諸普有小周大周時其所周之數不同由入元之年不同也

一行五星議

歲星自商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至戰

國其行浸急及漢衰平閒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
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於威灵仰之籍受木行
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烏故周人常閲其機祥而
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淮
於元枵以害鳥帑又其後也歲星之行於止而候王
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大運之中理數然
也唐開元十二年上距西漢河平三年七百五十年考其行
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歲星漸差也春秋僖公
六年歲陰在卯歲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
卯歲星在星紀三紀曆因以為起一次之率考其實猶百
二十餘年超一次近代諸曆以八十年各之或行速而用

纔率故或差二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一行因爲歲
星差合術且曰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
緯之變彰於上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之亂行汨彝
倫之叙則天事爲之无象當其乱行无象又可以曆紀
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至三十
年始及娵此言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其餘皆此
類也有日五星召求伏見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係
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不然皇天何以陰隲下民警人
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
謂之曆舛故校曆必晉古記註入氣行度上下相距

乃往往有若狂異常失行可知矣

一行既謂五星失行不可以曆紀齊觀五星失行者亦不可歸罪於曆舛猶且詳爲歲星差合之術又參較諸曆五星度行度數百事其故何也太史言曰五星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是知五星遲留伏見足以驗政治之得失故古人詳爲之法也

五星約法

晉志云姜岌前造甲子元曆五星據出見以爲正不係於元本然則算步究於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處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晉因姜岌之說而求之諸志論五星行度與小周大周之度數遲留逆順之率令人目眩而心不領皆由元法積數千萬之

遠故五星小周大周積算亦无窮尺也有能得其約法斯可以指諸掌矣

右日法月法會數通數之數不可悉紀每一曆名垂一法要其歸則一而已一行更積法曰演法更日法曰通法更周天日乾實與夫班志以紀為統羲炎以元為紀其名不齊考論其實可矣邊詔之議曰數出於抄或以成毫厘毫厘積以成方寸兩禹既定十月禹行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法者各生度法法有踈密兩科其歸一也其言可以積通矣

曆有歲差之法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論堯夫曆差法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落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者幾分其差後一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亏盈求之遂不大抵陰常亏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這理所以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皆自然也色二萬八十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二萬八十六百又非人所桊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身之數只得

一丰數不盡盖陽聲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郤收以為今日之影

楊雄兼知法理

曆不能无差今曆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丰公石公也落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曆法先論太虗

曆法要當先論太虗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虗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宜

曆知三辰所在

曆是書象是氣无曆則无以知三辰之所在无璇璣

則无以見三辰之所在

曆差其来有漸

先時昏旦星中於五月令差於未漢晉以来又差今

此先時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牵牛今却在斗

推曆各有所本

太史公曆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三

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

然一行王朴之曆皆主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

七百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古今曆法不同

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後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以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盖取左氏歸於餘終之意踈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

古今曆象惟推筭得个陰陽消長分界耳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詳見於漢志

曆之差因日食

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之間可也曆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四變而太初最密不百餘年而

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於分而不去矣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抑有何言者大初之造焉迂寔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予昏即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歸家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推擬前濶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追急而不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疎密多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為在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牽牛或以為在女宿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康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

則晦朔之間兆朒之微熟從而正哉宋朝之曆十餘變矣迹者役以差聞今曆雖成而主上以授時在機衡爲先務猶俱有闕令侍臣役驗之甚盛舉也蓋聞仁宗時以其曆而較之麟悳曆大分餘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今日之曆將縮之將衍之耶諸君其推之以易證之以曆明之以春秋而裁之以太元爲今日曆之本此星翁曆官事毋之母畧

立春法

以三十六年前之寒露節之甲子考之則時時刻刻皆於今年之立春一同依考二十四氣皆同如三十六年前寒露節是丁巳正一刻則今年立春亦是丁巳正一刻無差

四

月大小法

以前九年二月半之甲子即今年之正月朔依此考之筭隋其用之大小不差

筭閏月法

以今年冬至在十一月半後數餘日即來年之閏月如余十一日筭明年十月於十一月前後無終氣之月即閏月

筭日月躔度

前考二十年或七十年皆此相同

五星躔度

金星九年前或三十六年前相同

水星六十六年前相同

木星八十四年相同

火星八十年相同

土星六十年相同

四余星躔度

羅計九十四年相同

孛六十三年相同

氣二十九年相同

元造曆要法

輟耕録云授時曆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

年舊曆推右云但看九年免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

初一天地支者天不言干為詩句所拘然本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每月初一是干支便

以此干支依後去數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但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假令初一日甲子中至戊戌五數也子至甲九數也即以戊甲為今月朔小月天四地八耦是如小月天干地四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己四數也寅至丙八數也即以己酉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

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一日己酉數次月朔見己卯即大月也月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

節氣只憑九年曆假若這甲午年曆則有丙戌年節氣二十四氣貞端的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九年中是何節氣

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癸日發見日三數亥見己七數也熟記心中須曆曆

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逢子時交中氣却用亥時亦交也氣知之

君依此法箇中推中推方省陰陽玄奥象

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氣何勞昒外更它晶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泯是文夫人

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五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个半月二十八日

十日六甲四十八周精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
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三十四炁准此
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
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
爲寒食之數豈得此爲然凡推筭皆有約法推閏歌
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
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上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
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上餘八日
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月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
上旬則以望日爲短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互推節
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濶若知仔細兩時

寒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

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

今歲先知來歲春但添五月三時辰詩如今年是甲

子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三又求節氣

歌曰驚蟄五時二刻來清明十時周小暑二日二時

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

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

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為捷

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日六十五日零

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

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

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

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見也入時刻約

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

換初一正三依旧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筭二十四氣

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歳何月但以日為百數時為十

數刻為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日

於千上下類假如正月十一日女正一刻立春欲求

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

刻時故也如子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

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知

為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三數初二刻四數

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刻是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項數即節中氣皆以之加用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日除去三十日以是中氣則不除大小月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十日辰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也時為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為一百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為一時也